

思旋天地

思旋

餐桌禮儀

早前與老闆朋友閒談，提到孩子的教養問題。說起時下新一代，大家總是會談到情緒高漲，眉頭深鎖，認為孩子們自我中心得很，入屋不懂叫人，同枱吃飯只顧看電話、收禮物時多謝欠奉。

新年期間，親朋戚友敘舊，總有一個在左近。例如：他們努力地與親友「說話」，雄辯滔滔自說自話，他們只愛說自己愛說的，跟本不想與人溝通；也有一些，你自動走到他身旁派利是，他才伸手接上，不單沒有說謝謝，還繼續低頭玩手机。說白的就是太自我中心，與人相處時總是格格不入。他們今天的無禮行為，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難怪朋友間提出「派大利是行動」：他們受夠了孩子們收利是時愛理不理的態度，所以農曆新年期間，凡會主動上前恭喜的後輩，都會收到加大碼利是！

農曆新年將至，謹祝各位雞年萬事如意、家庭幸福！



從餐桌禮儀，就能看出一個人有冇修養。

方寸不亂

方芳

葉太的眼淚

推銷廿三條立法失敗的時候，葉劉問責下台，沒有流過一滴淚，想不到梁振英讚了一句「林鄭有擔當」，祝福不是我，就令到葉太眼淚漣漣。

一向硬淨的葉太是被觸到傷心處了，就是「擔當」這一句，觸及了舊傷口。當年被問責下台，葉太確是為當屆政府「擔當」了責任，下台後到美國進修，回港再投身政壇，正如她說的，從頭做起，一票一票打回來。葉太的「擔當」確付諸行動。

葉太當年為官，處於政治刀尖上，不單問責下台，還被政治對手醜化「掃把頭」，連女兒也遭牽連笑罵；她為官又要兼父職，以致女兒在成長階段得不到適當照顧，葉太付出的犧牲也實太多，當年曾與政府榮譽與共，我本將心託明月，奈何明月照他人，難免令硬淨的葉太觸景生情。話說回來，葉太經歷幾起幾落，看到現實的殘酷，對待「榮辱」應該豁然一點才對。付出與回報不能成正比的例子多的是，有些人對事業貢獻良多，明明功績比人強，但到論功行賞時又未必有份，有些還被遺忘了哩，你能一一討回公道嗎？政治現實千變萬化，不可能論功行賞，那就放下自在吧。

其實有些是想要通的，政通人和是要點運氣的，生得逢時也很重要，不同年代有不同班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對手，你有能力，其他人也有能力，你有戰績，其他人也有戰績。以前老一輩的當紅歌手，粒粒天王巨星，唱功有實力，在沒有紅館舞台的年代，他們只能在利舞臺戲院表演，靠賣唱片銷量；自從有了可容納萬人的紅館出現，年輕歌手都可賺到盆滿鉢滿。前輩歌手總不能抱怨，我明明唱得比你好多，為何你溫錢比我多？要明白，生得逢時很重要，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審美觀，與實力無關。

葉太既然披上了戰衣，就應一往無前去馬，瞻前顧後反而妨礙了自己。

水過留痕

少爺兵

肥姐用「心」交朋友

只要是在香港，每年的慈善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我和家人都必定是電視機前的觀眾，因台前每位藝人都為慈善盡力演出至凌晨兩三點，為求每年所籌得的善款更勝往年，幫助到更多需要幫助的社群。

但，幾年前開始，每次我看這節目時的心情，既感觸亦難過，因為我腦海中馬上呈現出這位已不在人世的好朋友肥姐（沈殿霞），總覺得她在主持的綜合性節目，氛圍更熱鬧，昇到觀眾更親切的感覺，不是我主觀，相信好多觀眾也有同感。

因工作與肥姐認識，也許真的是人夾人緣吧！大家由投契到成為好朋友，雖然不能以「閨蜜」來形容，但見面傾偈時，可以無所不談，完全感受到肥姐是用「心」來交朋友。她知道我是傳媒人，不單止明白體諒我的工作範疇，遇到工作上與藝人會有「對立面」的困難時，她更能包容，從不令我為難，充分表現出待人處事的智慧。

演藝人在娛樂圈「打滾」，要做到八面玲瓏，自然是不可缺少，而肥姐在圈中人脈之廣，好朋友之眾，就是肥姐「真我」的收穫，相識滿天下，知己亦滿天下，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事實如此。有不少朋友曾經直接問我：「你和

肥姐咁老友，有乜嘢勁料爆嚟聽吓呀。」我答：「無！和肥姐見面傾偈，講到的都是工作，與爆料無關，都是彼此家庭生活上的點點滴滴。」肥姐說得最多的一定是跟愛女欣宜有關，欣宜的學業、將來的前途、拍拖、婚姻等等，肥姐表現的都是「天下父母」對子女的無微不至，正所謂養兒一百歲，憂心九十九。

其實，欣宜最初跟肥姐討論的，是欣宜想做幕後工作，她喜歡音樂、作曲、唱歌。但契爺羅文主張欣宜必須先做幕前演出，吸收經驗，理由是羅文認為一位成功的幕後製作人，要非常了解幕前工作的困難或成功的種種因素，日後無論欣宜的工作目標是幕前或幕後，所積累的經驗會令欣宜的事業，更能得心應手。

此時，我真的好想跟肥姐說一句：「欣宜做到了，也做得好好！肥姐，你可以放心了！」



欣宜今時今日在樂壇的成績，大家都目共睹。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為什麼避年？

這兩天過後，出外旅遊避年的人都已收拾行裝準備出發了，踏入大年初一，更一連好幾天市面車少人稀，店舖關門休息，少去五光十色霓虹燈光招牌的污染，空氣來得格外清新，對有些喜歡逛街散步平日害怕人羣的朋友，農曆新春年假，也可說是他們的另類好節目。

不過對喜歡耍樂的年輕人來說，就嫌留港少了去處，都找機會外遊了；中老年人自然也多不甘寂寞，同樣出外找個理由「避年」。

這個「避」字，本來不是什麼正面好名詞，過去只聽過避災避難避債避風頭……好好一個應該大家興高采烈的新年，為什麼要避？傳說洪荒時代這「年」是頭怪獸時大家避牠還說得去，今日這年有什麼可怕，真的為什麼要避？也許這隱形的怪獸也有牠無形的可怕吧，據說年輕人過了二十歲最害怕跟長者拜年，就算廢了鞠躬

叩頭禮節，要說幾百遍吉祥老話也悶壞到想嘔吐；年過三十老五，也怕不識趣的老餅關心他為什麼還獨身；已婚者不是有嫌紅包累贅纏身就是脫不了怕人追債的陰影；享受慣的老人家有過無數次過年經驗，知道新年頭茶樓酒家點心小菜隔年貨多，就是留在家中吃的也是鮑魚蟻蝶之類悶菜，便都索性外遊到遠離農曆新年色彩的地方避年了。

這樣猜測避年者心態也許過於主觀。但是好好一個只屬於我們自己的節日，有太多人失去與眾同樂的興致，也是十分奇異的現象，是不是農業時代留存下來的繁文縟節，很多人已受不了。

有人說中國人是走難的民族，富裕之後基因作怪也會心思走走富貴難，新年也不甘於安坐家中，有寧願拖拖挽挽箱不辭勞苦扶老攜幼，有遠離家人單身獨往冰天雪地冒恐震輻射地震之險遠赴異地，硬消遣了假期才安樂。

百家廊

張桂輝

當年「春運」爬火車

所謂「春運」，是指發生在中國春節期間一種大規模、階段性的高交通運輸壓力現象，從每年農曆臘月十五開始，至次年正月廿五結束，前後歷時約四十天左右。如同聖誕節是西方的傳統節日一樣，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回家過年、闔家團圓的理念，織就春節特殊的客流高峰期——春節前後，民工流、學生流、探親流匯集疊加，形成一道極具「中國特色」的運輸繁忙風景線。

過年過年，與「年」關聯。傳說中的「年」，是長有四隻角四條腿，力大無比的惡獸。每年的最後一天，亦即除夕，「年」便會出來作祟。人們僅憑個體力量，勢單力薄，難以對付「年」的侵襲。倘若全家人守在一起，當「年」出現時，即可聯起手來，把牠嚇走趕跑。因此，古代雖無「春運」之說，但有「春運」現象。為了防範「年」的傷害，在外打拚闖蕩的男人們，無論路途多遠，不管困難多大，除夕前都要想方設法趕回家中。那時雖然沒有火車、飛機，但也有交通體系，且有官辦的、商辦的，還有民辦的。而不論誰辦的，都要收取費用。以馬車為例，唐代馬車一天大概行進七十里，收費標準是：負重一百斤，每走一百里，收費一百文。到了明朝晚期，蘇杭、泉州這些經濟發達城市，外來工不老少。每逢歲末，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外來工們離去後，城市一下便空了。

現今的「春運」一詞，最早出現在哪一年，很難從新聞媒體或官方資料中得到確切印證。換句話說，「春運」究竟是哪一年、從哪裡蹦出來的新名詞，迄今沒有權威機構「論證」過；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春運」現象的出現，無疑是在改革開放、經濟轉軌大幕拉開之後發生的。可想而知，計劃經濟時代，受傳統制度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並不多見。

不過，中國是人口大國。那時候，雖然春節期間出行的人數沒有現在多，但由於運輸條件嚴重滯後，乘坐車船，尤其是乘火車，同樣是個不大不小的「難題」：這一點，本人深有體會。上個世紀中期，高中畢業的我，應徵入伍，從武夷山下來到潯陽江頭服役。提幹後，與一位廬山姑娘結為夫妻，於是乎，春節攜妻帶女擠火車回福建探親團聚，便成了一件「苦並快樂著」的差事。

九江位於江西省最北部，贛、鄂、皖、湘四省交界處，古稱潯陽、柴桑、江州，不僅是座有着二千二百多年歷史的江南文化名城、「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之地，而且是「三大素市」和「四大米市」之一的江南「魚米之鄉」，素有「江西北大門」之稱。可是，三十多年前，九江卻沒有一趟列車直通福建。南來北往的旅客，統統要在南昌「中轉」。而在南昌與福州區間互開的客車，每天只有一列。那時，從九江回福建，還不算很困難。探親假獲批後，提前幾天打電話，請南昌的戰友代勞，大多能買到臥鋪或者坐票。

而歸隊時，從邵武站上車，因是「過路車」，原本車票數量就不多，逢年過節更是緊張了。不要說臥鋪票，往往連硬座也一票難求。手持無座票好不容易擠上火車後，在擁擠不堪、令人窒息的車廂裡，一站就是數小時，伴着當年火車那特有的咣噠咣噠聲，只有苦苦挨到了鷹潭站，「運氣」好的話，才可窺到個位子坐下來。記得不止一次，上車前不敢多喝湯不說，上車後有水同樣不敢喝。因為，車廂的過道上，或坐或站，熙熙攘攘、密密麻麻全都是人，除非從他們身上踏過去，否則，根本無法抵達車廂的衛生間。於是，明智的辦法只有一個——不喝水、少憋尿。

一九八四年春節，我攜妻帶女回閩探親。為了按時歸隊，一向笨手笨腳的我，真真切切爬過一次火車。那時，購買火車票的「提前量」很小。眼看假期將滿，返回九江前，我動用所能動用的人脈關係，找張三，託李四，硬是買不到一張臥鋪或坐票。那天下午，乘班車到達邵武吃晚飯時，退伍安置在邵武郵局工作的戰友小馬，看看我那一臉憂愁、無心進餐的妻子，逗逗我那活潑可愛、牙牙學語的女兒，既便表示歉意，又像自告奮勇地說：沒關係，我想辦法通過郵局熟人，把你們一家直接送上「郵車」。有這等好事，何樂而不為？「那就太好了！」聽了小馬這話，我不假思索、喜形於色地回答。

一向機靈的小馬，還真有點能耐，當晚很順利地把我們送上了郵車車廂。原以為，郵車與客車差不多，只是性質不同罷了。進了郵車，這才發現，車廂裡除了郵件還是郵件，既沒有座椅，也沒有燈亮，更沒有廣播。夜間行車，車廂裡一片漆黑。那時沒有手機，加之本人不

吸煙，身上沒帶火柴或打火機，缺少光源，啥都看不見，儼如睜眼瞎。火車運行了多長時間、到達什麼地方，一概雲裡霧裡，渾然不知。儘管如此，心裡還是暗暗為自己的「好運」而慶幸。孰料，下半夜，車到鷹潭站。大概是換班時乘務員彼此之間沒有「交接」清楚的緣故，剛接班的中年女乘務員，進入郵車檢查時，發現有人，大吃一驚。認真負責的她，不由分說地把我們趕下郵車。待到我們昏昏然下車後，耳邊傳來一陣急促的哨聲，這才發現所有客車車門都已關閉——火車馬上就要開動了。情況緊急！假如上不了車，我們存放在郵車裡的行李將不知所終不說，更重要的是我無法按時歸隊，這是違反軍紀的。想到這些，我心急如焚。

那天，我穿着軍大衣，不知哪來的「勇氣」和「本領」，看到一個半開的視窗，先把剛滿兩歲的女兒塞進車廂，而後手腳並用，迅速爬了上去。這時火車已緩緩啟動，我趕緊探出身，臨窗而坐的兩位大叔，見我是合年輕軍官，熱情地伸出援手，連拉帶拽，合力把我妻子拽進車廂。當火車離開鷹潭，加速向南昌開進時，我表面上風平浪靜，內心裡卻餘悸未消：假如女兒「上車」了，我們卻爬不上車，那將是什麼樣的後果啊。我一邊擦着急出來的汗水，一邊向幾位熱心的乘客致謝……

幾年過去了，鐵路運輸網絡已日臻成熟，動車、高鐵馳騁東西南北，人們出行方便快捷多了。可我那次爬火車的「壯舉」，記憶猶新，恍如昨日。前幾天，看到電視裡關於「春運」拉開序幕的報道，聯想到當年我們春節探親的艱辛旅程，情不自禁地在妻子面前炫耀起來：「當年爬火車，我選最敏捷，」妻子聽罷，瞪了我一眼，不以為然地說：「美得你吧，你那是狗急跳牆呢！」



回家過年，乘搭火車是交通工具之一。

獨家風雲

呂書練

着裝政治學

兩個第一夫人，一進一退，站在新總統就職禮上，人們的眼光自然移到她們的衣着。

這一天，不再是米歇爾的大日子，她以一件風格簡潔的棗紅色連衣裙作最後亮相，而白宮新女主人梅拉尼婭則身着剪裁合度的天空藍圓領裙裝首次正式登場。無論你如何討厭她的丈夫，不得不承認，她這一天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

由於特朗普競選期間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確言論惹眾怒，令一些國際知名的美國設計師如Tom Ford和Marc Jacobs等揚言不會為梅拉尼婭設計服裝。然而，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作為前名模兼第一夫人，不難吸引到有心人。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主席Diane von Furstenberg就表示，「梅拉尼婭應像任何一位前任般受到尊重。」她呼籲時尚產業中人促進包容和多元化。

米歇爾由於太偏重於年輕的少數族裔設計師，令一群備受冷落的大師們心中不是滋味，他們也曾公開提出抗議。到了梅拉尼婭時代，顯然有所調整。

梅拉尼婭選擇Ralph Lauren的設計出席就職禮相當政治正確，一是衣服從設計、剪裁到配色既柔和低調，又成亮點；而且Ralph Lauren是上兩屆美國奧運隊服裝設計者，乃美式生活方式的精神象徵。這符合特朗普「令美國更偉大」和爭取美企業把工廠搬回國的施政理念。

由自己和法籍旅美設計師Herve Pierre聯合設計的象牙白露肩晚裝。Pierre的名字雖然沒有Ralph Lauren那麼響噓噓，卻曾為三位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勞拉和米歇爾設計過服裝，但他當時只是作為Oscar de la Renta（已故）和Carolina Herrera的設計團隊成員之一，這次則是離開大牌後個人品牌首次隆重亮相，難免興奮。

在就職前一天參訪阿靈頓公墓和出席支持者燭光晚餐上，梅拉尼婭分別穿上兩位少數族裔背景的設計師作品——Norisoli Ferrari軍裝靈感及膝大衣及同色洋裝，以及Reem Acra淡金色刺繡高領長袖禮服。

前者擁有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血統，是退役傷兵之女；後者來自黎巴嫩貝魯特，曾在巴黎和香港生活。倒配合第一夫人的非主流背景，同時起着為丈夫歧視言論補鑊的作用。

而針對大師們的抵制言論，好鬥的特朗普也在當天一個午宴講話上反擊，他點Tom Ford的名說：「我從來沒喜歡過他或他的設計，他也從未獲得邀請……」

看來，政治並不僅僅存在於國家大事上，也滲入着裝細節中。



白宮新女主人梅拉尼婭。美聯社

琴台琴瑟

伍杲杲

樓外爆竹聲聲，年味兒愈來愈濃，陽光也隨之愈發明媚起來。

午後，微風拂過花園，帶着滿園花香飄進書房，我在案前寫完沒了的字，貝兒在睡地沒完沒了的覺，丞相在沒完沒了地思考。

貝兒是我收養的小貴賓犬，已經四歲。不太純的毛色，香檳色的身體，脖子上有一抹刺眼的白，這樣的狗狗連狗界的比賽都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丞相是我繼貝兒之後收養的野生彌甸陸龜，形容普通，宛如林中的一片枯葉。我愛牠們，像愛自己的孩子。

我喜歡聞貝兒腳底的味道，那是一股用文字難以形容的味道，帶着犬類特有的體味，還有牠腳踏過的每一處地方留下的味道，花瓣、落葉、草屑、泥沙、舔舐過自己的體液的味道……種種混合的味道。我也喜歡聞丞相身上的味道，而丞相則是一身混合着草葉和泥土昆蟲以及便溺的味道……我喜歡把牠們統稱為生命的味道。

前幾天女兒告訴我某中學有一學生因為考試作弊被學校通報批評後跳樓自殺了。女兒說，真慘，作個弊這麼點兒事就自殺了，死了，就再也不能作弊，再也不能認真或者不認真地學習，再

也看不到自己不作弊就能考及格的時候，我也作過弊，我才不自殺呢，生命沒有了，多可惜呀。

我和女兒曾經討論過自殺的問題。她面臨中考的時候感到壓力巨大，覺得自己不是最優秀的孩子，覺得自己無法和各種「學霸」競爭，覺得自己學習不好就無顏面對父母，於是想到死，還在網上找出了十幾種自殺的方法，研究了種種死的過程和結果。嚴肅地和我探討了半天，最後說，媽咪，哪種死都難過，哪種死的結果都不好，哪種死都會讓你心痛，我還是別死了。

那時候貝兒在追着闖進客廳內的蜜蜂滿屋跑，跑累了，臥在地下呼哧呼哧地喘氣，流了一嘴的哈喇子。我讓女兒抱起牠聞牠的味道，女兒說，有點臭，卻是讓人喜歡和留戀的味道呢。我告訴她，那就是生命的味道。

生命的味道

丞相是被野生動物販子賣進酒樓的，經歷了種種磨難來到我家，才來的時候不肯吃，眼神一片茫然，縮在花園的花盆縫隙裡不肯出來見人。直到有一天餓得不行悄悄爬出來，遇上熱情的貝兒抱着牠一頓親吻，居然就開始主動行人前乞食，吃飽以後，大小便惡臭熏天地拉了滿園。貝兒偏偏喜歡龜便的味道，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吃了熱騰騰的兩泡。

在牠眼裡，龜便也許不止是食物的味道，也是生命的味道罷。時日久了，龜丞相和狗貝兒便成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日，貝兒或是上躡下跳，或是呼呼大睡，龜丞相或是緩緩地在屋裡、園裡亂爬，或是被貝兒追得滿地亂跑……我的生活空間裡，總是瀰漫着一股濃濃的味道。夜深，花香穿過月色漫進屋內。我還在寫沒完沒了的字，貝兒還在睡牠沒完沒了的覺，丞相還在沒完沒了地思考。滿屋都是貝兒和丞相的味道，混合着花香，還有樓下孩子們放的煙花爆竹飄上來的硝煙味兒，竟無端地讓人心裡充滿了感動。

新年即將來臨，而新年總是充滿新的希望。只要有希望，生命的味道便是美好、幸福的。